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四

人部三十二 義感 羞恥

義感三

原還馬 弛兵 後漢范式傳孔嵩辟公府之京師宿下亭盜竊其馬尋知是嵩馬乃責讓曰孔嵩善士豈宜侵盜乎送馬還之 又姜詩妻傳赤眉過姜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 增送筍 進藥 一統志南北朝沈道虔武康人有人竊其屋後大筍令人止之曰惜此筍欲令成林乃買大筍送與之盜者慚不取 漢鍾離意傳意為瑕丘令吏有檀建者盜竊縣內意屏人問狀建叩頭伏罪不忍

加刑遣令長休建父聞之為建設酒謂曰吾聞無道之君以刃殘人有道之人以義行誅遂令建進藥而死

原崔琦亟逃　張儉止匿

白帖崔琦諷刺梁冀冀令刺客陰殺之客見琦耕陌上懷詩諷詠乃以實告曰君賢不忍相殺君可亟逃吾亦從此亡矣遂去之　後漢孔融傳張儉為中常侍侯覽所怨覽刋章下州郡捕儉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抵於褒不遇時融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色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為君主耶因留舍之

增相約不入　為語而去

漢鄭玄傳玄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　蜀志劉平素輕先主恥為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語之而去

袁盎長者　戴封賢人

漢袁盎傳梁王使人刺盎使者至闕中問盎稱之皆不容口乃見盎曰臣受梁王金刺君君長者不忍刺也　後漢戴封傳封遇賊財物

悉被掠奪惟餘七匹縑賊不知處封追以與之曰知
諸君乏故送相遺賊驚曰此賢人也盡還其器物

對雞不餐　獲虎出呪

世說樂羊子遊學七年妻常躬
勤養母有他舍雞謬入園中姑
盜殺而食之妻對雞泣而不餐姑怪問其故對曰自傷
居貧使食有他肉姑亦感悟棄去　漢童恢傳恢除不
其令時民常為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
出呪虎曰天生萬物惟人為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
於人王法殺人者死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伏罪自知
非者當吼號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
其一視恢鳴吼踴躍自奮
遂令放釋吏人為之歌頌

各為異人　負此良友

漢李
變傳初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有頃難
作下郡收固三子時變年十三姊文姬乃告其父門生
王成曰君執義先君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
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令變變姓名為酒家

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　晉周顗傳王導不知顗救已而甚銜之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顗表救已慇勤款至尊執表流涕悲不自勝告其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閉門自撾　脫巾固請

漢繆彤傳彤兄弟四人皆同産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爭鬬之言彤乃掩戶自撾曰繆彤汝脩身謹行學聖人之道將以整齊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為敦睦之行　又高鳳傳鄰里有爭財者持兵而鬬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固請曰仁義遜讓柰何棄之於是爭者懷感投兵謝罪

當奉嫡母　願易孤孫

漢陳武傳陳表武庶子也兄脩亡後表母不肯事脩母表曰兄不幸早亡表統家事當奉嫡母母若能為表屈情承順嫡母是至願也若母不能直當出別居耳表於大義公正如此由是二母感悟雍睦　十六國春秋前趙錄

王延年二十五喪二親奉叔父孝聞子良孫及弟從子為賊所掠延年追而請之賊以良孫歸延年延年拜請曰我以少孤為叔父所養此叔父之孫孫也願以子易之賊曰君義士免之

引咎太守

深忌將軍 漢許荆傳荆為桂陽太守嘗行春到耒陽縣人有蔣均者兄弟互相言訟荆對之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均兄弟感悟各求受罪 晉紀劉裕遣沐謙往刺司馬楚之楚之待謙甚厚謙未得間乃夜稱疾欲因楚之問疾而刺之楚之因自賫藥往視情意勤篤謙不忍發乃出匕首以狀告曰將軍深為劉裕所忌願勿輕率以自保全遂委身事之為之防衛

踰垣以去 **望城而止** 稗史五代萇從簡為忠武節度使聞許州富人有玉帶欲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夜卒踰垣隱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歎曰吾公欲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而告之使其速以帶獻

遂踰垣而去不知其所之一統志　元陳子恒為拓遠縣尹廉而能寬毀譽不動其心有爭訟者造於庭子恒以大義曉之自是有欲訟者皆望城而止

敢侵許掾　毋負張公　漢許荆傳荆少為郡吏兄子世常報仇殺人怨者操兵攻之荆乃跪而言曰世前無狀相犯咎皆在荆不能訓導兄既早殁一子為嗣願殺身代之怨家扶荆起曰許掾郡中稱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　元張養浩傳浩濟南人選堂邑令暮盜朔望參閱養浩曰彼皆良民飢寒所迫不得已而然耳既加之刑猶以盜目之是絶其自新之路也悉罷之衆皆感泣相戒曰毋負張公

倒戟以禦　破家相容　左傳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初趙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食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　漢張儉傳儉避黨禍困迫逃走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

家相容

遺錦送縣　持衣詣閣

一統志漢閻憲為綿竹令邑人夜行得遺錦送縣憲曰夜行得遺物是天賜也何為持來曰縣有明府犯此則慙　漢吳祐傳祐在膠東政惟仁簡以身率物有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閣持衣自首

推尋其主　何負吾君

漢劉矩傳矩為雍丘令以禮讓化民皆感悟自革有路得遺者皆推尋其主　北史鄭述祖傳述祖繼其父道昭為兗州刺史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故負我君執以歸首述祖原之自是無盜百姓歌之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相同

莫有取者　尚可仕乎

三國鍾離牧傳牧躬自墾田種稻臨熟民有識認之牧遂以稻與縣人縣長聞之召民繫獄牧為之請為釋繫民民慙率妻子舂所取稻六十斛米送還牧牧閉門不受民輸置道旁莫有取者　宋周

敦順傳敦順為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敦順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板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悔囚得免

兩馬共食　一鹿相隨　元鄭文嗣傳文嗣十世同居凡二百四十餘年一錢尺布無敢私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為之不食人以為孝義所感　東坡志林黃州岐亭有王翊者家富而好善夢於水邊見一人為人所毆傷幾死見翊而號翊救之得免明日隨至水邊見一鹿為獵人所得已被重創翊感悟而贖之鹿即隨翊起居弗復去

果還入獄　咸散歸農　漢鍾離意傳意遷堂邑令縣人防廣為父報仇繫獄其母死廣哭泣不食意乃聽廣歸家使得殯殮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遂遣之廣殮母畢果還入獄　宋崔翰傳翰為感德軍節度使至鎮時盜賊充斥翰誘其渠魁戒以禍福羣盜感悟散歸農畝境內肅然

封股為

羹 提耳以訓 稗史宋李丞相沆有一世僕遁宅金數十千遁去有女將十歲美姿格自寫一券繫於帶願賣宅中以償丞相大惻之視夫人曰當如已子育之於室教訓婦德候長成求偶嫁之請夫人親為結褵其二親後歸舊京聞之感公刻心骨丞相病夫婦割股肉為羹饋之至毀哀經三年以報 漢劉矩傳矩為雍丘令民有爭訟矩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為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輙各罷去 留宿一夕 行服三年 稗史曹州于令儀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鄰人也令儀曰汝素寡悔何苦而為盜耶曰迫於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衣食如其欲與之既去呼之盜大恐謂曰汝貧甚夜負十千以歸為人所詰留之至明始去盜大感愧卒為良民 晉嵇紹傳紹誕於行已不飾小節然曠而有檢通而不雜與從子含等五人共居撫邺如所同生門人故吏思慕遺愛行服墓次畢三年者

三十餘人

毋犯參軍杖　勿入荀氏閭　唐徐有功傳有功補蒲州司法參軍為政寛仁不忍杖罰民服其恩更相約曰犯徐參軍杖者必斥之訖代不辱一人　漢荀悽傳悽少修清節貲財千萬父越卒悉散於九族隱居山澤以求厭志王莽末匈奴寇其本縣廣武聞悽名節相約勿入荀氏閭

同氣為姊妹　共乳惟弟兄　宋呂陶傳嘉祐中陶為銅梁令民龎氏姊妹三人冒隱幼弟田弟壯愬官不得直貧至傭奴於人及是又愬陶一問三人伏罪弟泣拜願以田半作佛事以報陶曉之曰三姊皆汝同氣與其捐半供佛曷若遺姊復為兄弟顧不義乎弟又拜聽命　唐韓思彥傳思彥巡察劍南益州高貲兄弟相訟累年不決思彥敕厨宰飲以乳二人悟齧肩相泣曰吾獠民不識孝義公將以兄弟共乳而生耶遂輟訟

義感四

觸槐 左傳晋靈公不君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不如死也觸槐而死

客莫為用 漢蔡邕傳邕與家屬髠鉗徙朔方陽球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義皆莫為用

相待如初 新唐書狄仁傑傳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詣長史藺仁基請代行仁基洛美其誼時方與司馬李孝廉不平相語曰吾等可稍愧矣則相待如初

付授孝經 又韋景駿傳景駿為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教之不孚令之罪也因嗚咽流涕付授孝經使習大義於是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為孝子

發廪賑盜 一統志明王宇景泰初知撫州府金谿有聚盜剽刼發廪賑之衆皆

感泣相率請命

小人何忍 漢杜林傳林雖居於隗囂而終不屈節建武六年弟成物故囂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嘆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吾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

莫不用命 漢孔奮傳奮除武都郡丞時隴西餘賊隗茂等夜攻府舍殘殺郡守賊畏奮追急乃執其妻子欲以為質奮年已五十惟有一子終不顧望遂窮力討之吏民感義莫不倍用命焉

以頭酘墓 漢何顒傳友人虞偉高有父仇未報而病篤將終顒往候之偉高泣而訴顒感其義為復仇以頭酘其墓注酘祭酹也

亦取本價 三國任嘏別傳嘏與人共買生口各雇八匹後生口家來贖時價值六十匹共買者欲隨時價取贖嘏自取本價八匹共買者慙亦取本價

我自借之 又曰有比居者擅耕嘏地數十畝種之人以語嘏嘏曰我自借之耳耕者慙謝

還地

安忍獨生 金王晦傳順州受兵將士縋城出降晦被執不屈遂就死初晦就執謂其愛將牛斗曰若能死乎斗曰斗蒙公見知安忍獨生并見殺

詣闕待捕 宋單煦傳煦性友愛兄熈常毆人至死未有知者煦曰家貧親老仰兄以養義當代之死即趨詣闕所以待捕已而死者甦驚問之煦以情告其人感歎遂輟訟

如子為父 漢田叔傳北尸來為邊冦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卒臨城爭死如子為父

盜聞而避 南史吳明徹傳侯景冦都明徹有粟麥三十餘斛而鄰里飢餒乃白諸兄曰今人不圖久柰何不與鄰里共此乃計口平分同其豐儉盜聞而避焉

人救不殊 漢韓延壽傳延壽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延壽聞之對掾吏涕泣遣吏醫治視厚復其家注殊絕也以人救之故

身首不相絕也

假書研習 北史甄琛傳琛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弈棊棄日至乃通夜不止手下蒼頭常令執燭或時睡頓大加其杖奴曰郎君辭父母仕宦若爲讀書執燭不敢辭罪乃以圍棊日夜不息是豈向京之意而賜加杖罰不亦非理琛悵然慙懺遂從許亦彪假書研習聞見日優

波中溢沸 新唐書羅道琮傳貞觀末道琮上書忤旨徙嶺表有同斥者死荆襄閒臨終泣曰人生有死獨委骨異壤耶道琮曰吾若還終不使君獨留此瘞路左去歲餘遇赦歸方霖潦積水失其殯處道琮慟諸野波中忽若溢沸者道琮曰若屍在可再沸祝已水復湧乃得屍負之還鄉

義感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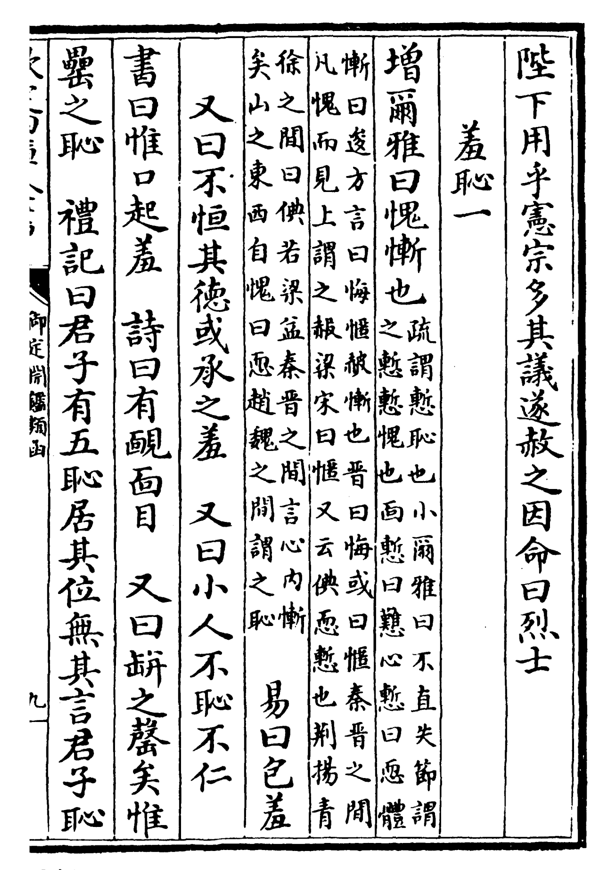
增詩唐孟浩然送朱大入秦詩曰遊人五陵去寶劍值

千金分手脫相贈平生一片心　王昌齡荅武陵田太守詩曰仗劒行千里微軀敢一言曾為大梁客不負信陵恩

增書漢鄒陽上梁王書曰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事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

增雜文唐羅隱說石烈士文曰石孝忠者生長韓魏間

折節事李愬為愬前驅其任信與愬家人伍元和中蔡平詔韓侍郎撰平蔡碑將所以大丞相功業於蔡州李忠熟視其文大恚怒因作力推去其碑天子聞之怒因名見李忠曰臣事李愬久以賤故給事無不聞見吳秀琳蔡之奸賊也而愬降之李祐蔡之驍將也而愬擒之及元濟縛雖丞相與二三輩不能先知也蔡平之後刻石紀功盡歸於丞相而愬第其名與光顔重允薗愬固無所言矣設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將畧如愬者復肯為



陛下用乎憲宗多其議遂赦之因命曰烈士

羞恥一

增爾雅曰愧慚也疏謂慙恥也小爾雅曰不直失節謂之慙慙愧也面慙曰戁心慙曰恧體慚曰逡方言曰悔㥿赧慚也晉曰悔或曰㥿秦晉之間凡愧而見上謂之赧梁宋曰㥿又云㥄恧慙也荆揚青徐之間曰㥄若梁益秦晉之間言心内慚矣山之東西自愧曰恧趙魏之間謂之恥 易曰包羞 又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又曰小人不恥不仁 書曰惟口起羞 詩曰有靦面目 又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 禮記曰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

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　又曰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　韓詩外傳曰義之不立名之不顯則士恥之　又曰白華靡則廉恥缺矣　國語曰為禮而不終恥也中不勝貌恥也華而不實恥也不度而施恥也施而不濟恥也恥而不閉不可以封　史記孔子世家曰顏淵曰夫道之不修

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

漢書賈誼傳曰頑頓無恥𡨄音欵詬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　又曰嬰加也以廉恥故人矜節行　董仲舒傳曰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之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義而恥犯其上　司馬相如傳曰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　司馬遷傳曰士賢能矣而不用有國者恥也

張衡傳曰君子不恥祿之不夥而恥智之不博　元王磐傳曰前代用人二十從政七十致仕所以資其材力閔其衰老養其廉恥之心也　管子修權篇曰凡牧民者欲民之有恥也欲民之有恥則小恥不可不飾也小恥不飾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恥不可得也　荀子曰君子恥不羞不恥見汚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　又曰君子不恥其困而恥其所以窮

揚子法言曰聖人之於天下恥一物之不知仁人之於

天下恥一日之不生　又曰衆人愈利而後鈍聖人愈鈍而後利闗百聖而不慚蔽天地而不恥　漢桓寛鹽鐵論曰貧即寡恥乏即少廉此所以刑非誅惡而奸猶不止也　北齊顔之推顔氏家訓曰入帷幄之中參廟堂之上不能為主畫以謀社稷君子所恥也　宋周子通書曰人必有恥則可教　又曰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　邵子皇極篇曰無愧於口不若無愧於身無愧於身不若無

愧於心　豫章羅氏曰名器賤則小人勇於浮競而君子恥於仕進　明田藝蘅玉笑零音曰鸜鵒之勇能奪果終貽竊位之恥蛣蟩之智能轉丸卒蒙穢餌之羞

又曰善富者羞德之不積不羞金之不積善貴者恥德之不彰不恥祿之不彰

羞恥二

增書曰予勿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於市

史記伯尸傳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自紀篇曰舜恥名之不白不惡位之不遷　韓詩外傳曰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柳下恵殺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夫義之不立名之不顯則士恥之故殺身以成其行由是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恥也　家語曰孔子適衛顔尅御衛靈公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渠驂乗孔子次車遊過市孔子恥之顔尅曰夫子何恥子曰詩云覯爾新婚以慰吾心乃歎曰吾未見好德

如好色者也　漢董仲舒傳曰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　楊子法言脩身篇曰言不慚行不恥者孔子憚焉　莊子外篇曰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為槔為圃者忽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

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憮然慚俯而不對　春秋左傳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　又曰衛蒯聵過宋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我艾豭蒯聵恥之　又曰公如楚鄭伯勞於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公至自楚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　又曰勝在吳子西欲名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弗從名之使處吳境為白公及作亂殺子西

子期於朝而刼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　國語曰越十年不收於國民居有三年之食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恥吾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請報之　又曰夫差將死使人說於子西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　論衡曰吳季子使於上國道過徐徐君好其寶劒未之即予還而徐君死解劒掛冢樹而去廉讓之心恥負其前志也　戰國策蘇秦說韓王曰今大王事秦秦必求割地地有盡而秦之求

無已鄙諺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以大王之賢挾强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竊爲大王羞之　史記孔子弟子列傳曰原憲亡在澤中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以見原憲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貧也非病也子貢慚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蘇秦傳曰蘇秦出遊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秦聞之而慚自傷乃閉室不出　范雎傳曰須賈嘗惡雎於魏齊辱於廁中及賈使秦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

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莝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　季布傳曰季布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者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　前漢書項籍傳曰籍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哉縱彼不言我獨不愧於心乎　田儋傳曰田横謂其客曰我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我為亡虜北面事之其愧固以甚矣　王式傳曰詔除下式為博士式徵來既

至止舍中會諸大夫博士共持酒勞式皆注意髙仰之博士江公世為魯詩宗至江公著孝經說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容歸今諸君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師古曰狗者輕賤之甚也式恥之陽醉逷墜師古曰逷失據而倒也逷音徒浪反式客罷讓諸生曰我本不欲來諸生强勸我竟為豎子所辱　郭解傳曰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佗羽公子南陽趙調之

徒盜跖而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所羞也　後漢書劉聖公傳曰諸將共議立更始二月辛巳設壇場於淯水上沙中陳兵大會更始南面立朝羣臣素懦弱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　李膺傳曰南陽樊陵求為門徒膺謝不受後以阿附宦官致位太尉為志節者所羞　三國魏志曰太祖使曹仁討關羽於樊又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溢禁等七軍皆沒禁遂降後禁復在吳文帝踐祚權遣禁還帝嘗令禁北詣鄴謁高

陵帝豫於陵屋畫禁降服之狀禁見慚恚發病薨　吳志徐盛傳曰孫權稱藩於魏魏使邢貞拜權為吳王權出都亭候貞貞有驕色盛憤惋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旅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人下者也　世說曰邊文禮見袁奉高失次序奉高曰昔堯聘許由面無怍色先生何為顛倒衣裳邊文禮答曰明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賤民顛倒衣裳耳

又曰王裒字偉元門生為本縣所役求屬令為脫王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不足以庇卿屬之何益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送所役生到縣令以偉元詣已整衣出迎偉元乃下道至土牛傍磬折立自言門生為縣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遣此生一縣皆以為恥

蜀志曰丞相亮進軍渭南數挑戰懿不出乃遺以巾幗婦人之服　晋書王羲之傳曰羲之恥居王述下時述蒙授顯秩羲之遣詣朝廷求分會稽為越州行人

失辭大為時賢所笑既而內懷愧歎謂其諸子曰吾不
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耶述後檢
察會稽郡辯其刑政主者疲於簡對羲之深恥之遂稱
病去郡　宋書謝晦傳曰晦為荆州都督甚有自矜之
色将之鎮詣從叔光祿大夫澹别澹問晦年答曰三十
三澹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七為北府都督卿比之已
為老矣晦有愧色　宋紀曰宋文帝謁京陵初高祖命
藏微時耕具以示子孫帝至故宫靣有慚色近侍或進

曰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水土陛下不覩遺物安知先帝之至德稼穡之艱難乎　南史何尚之傳曰沈慶之累辭爵命朝廷敦勸甚苦何尚之謂曰主上虛懷側席詎宜固辭慶之曰沈公不效何公去而復還也尚之有愧色　孫廣傳曰廣便辟巧宦髙爽爲屐謎以譏之曰刺鼻不知嚏蹋面不知嗔齧地作步數持此得勝人刺其不避恥辱以求名位也　唐紀曰太宗嘗令封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

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其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已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慚而退　鄭瑗蛹奊偶言曰狄仁傑含垢忍恥於偽周而卒成取日虞淵之功呂好問辱身污迹於偽楚而竟就溥天左袒之績　新唐書張元素傳曰元素在隋為令史太宗嘗問元素官立所來溵自羞汗赭遂良見帝曰居上能禮其臣乃盡力以奉其上近世宋武帝侮薪朝臣攻其門户至恥懼狼狽前史以為非陛下昨問元

素在隋任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為尉時對曰流外又
問何曹司元素出不能徒步顏若死灰精爽頓盡見者
咸共驚怪陛下以元素擢任三品佐皇儲豈宜復對羣
臣使辭窮負恥欲責其仗節死義安可得乎　杜審言
傳曰蘇味道為天官侍郎審言集判出謂人曰味道必
死人驚問故答曰彼見吾判必羞死　竇懷貞傳曰中
宗夜宴近臣謂曰聞卿喪妻今欲繼室可乎懷貞唯唯
俄而禁中寶扇障衛有衣翟衣出者乃韋后乳媪王所

謂莒國夫人者故蠻婢也懷貞納之不辭世謂媼壻為阿奢懷貞每謁見奏請輙自署皇后阿奢而人或謂為國奢軒然不慚以自媚於后　唐紀曰魏元忠自端州還不復强諫惟與時俯仰中外失望酸棗尉袁楚客以書責其十失元忠得書愧謝而已　又曰僕固懷恩反以郭子儀為關内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為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　又曰汲郡甄濟有操行隠山反屢名不屈會官軍平東京

濟起詣軍門上謁廣平王俶遣詣京師上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以愧其心　又曰李光弼治軍嚴重指顧號令諸將莫敢仰視及在徐州擁兵不朝諸將田神功等不復稟畏光弼愧恨成疾而卒　新唐書郗士美傳曰士美父純自拾遺七遷至中書舍人處事不回時魚朝恩牙將李琮恃勢桀橫衆辱京兆尹崔昭於禁中純曰此國恥也　段秀實傳曰初秀實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諶取人田自占給與農約熟歸其半是歲大旱農告無

入令諶責之農往訴秀實令諶怒名農大杖擊二十秀實責已馬以待償淮西將尹少榮頗剛鯁入罵令諶曰汝誠人乎涇州野如赭人饑死而爾必得穀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惟一馬賣而市穀入汝汝取之不耻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尚不愧奴隸耶令諶聞大愧流汗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　李傑傳曰傑代宋璟為御史大夫尚衣奉御長孫昕素惡傑遇於道內侍明皇婭壻與所親楊玉仙共毆辱之傑訴

曰敗髮膚痛在身辱衣冠恥在國　裴坦傳曰令狐綯嘗薦坦爲職方郎中知誥誥而裴休持不可不能奪故事舍人初詣省視事四丞相送之設一榻堂上壓角而坐坦見休重愧謝休勃然曰此令狐丞相之舉休何力顧左右索肩輿亟出省吏眙駭以爲唐興無有此辱人爲坦羞之　唐紀曰張濬先拜田令孜至是令孜名朝貴飲酒濬恥於衆中拜之乃先謁令孜謝酒賔客畢集令孜言曰令孜與張郎中清濁異流嘗蒙不外既慮玷

辱何憚改更今日與隐處謝酒則又不可濬惭懼無所容　後五代梁紀曰唐進士梁震歸蜀過江陵高季昌欲奏為判官震恥之欲去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榮宦明公不以為愚必欲使參謀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

馮道傳曰道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已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勲官爵以為榮　紀纂淵海曰宋劉綽天聖中為京西漕分遣屬官盤量諸郡在庾之糧凡收十餘萬石歸朝上殿具劄子乞付三司收繫時章獻

太后垂簾問曰已盤量者條貫許再盤量否曰向來盤量官多徇顏面不肯盡收入歷又曰卿識王曾張知白呂夷簡魯宗道否此四人者皆不因盤量收出斛斗致身於此劉大慚謂人曰當時殿上壁隙可入我亦入矣

宋程顥傳曰安石執政議更法令中外皆以為不便言者攻之甚力安石方怒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為之媿屈　清暑筆談曰唐質肅子嘉問紹聖初至京師謁時相見一人朱衣象笏為典客

所拒匍匐從門闥下入歎曰士大夫汩喪廉恥一至此乎拂衣徑去　宋孟珙傳曰四川制置使陳隆之與副使彭大雅不協交章於朝珙曰國事如此合智并謀猶懼勿克而兩司方勇於私鬬豈不愧廉藺之風乎馳書責之隆之大雅得書大慚　賈似道傳曰福王與芮素恨似道募有能殺似道者使送之貶所有縣尉鄭虎臣欣然請行時侍妾尚數十人虎臣悉屏去奪其寶玉撤轎葢暴行秋日中令舁轎夫唱杭州歌謔之每名斥似

道辱之脩至似道至古寺中壁有吳潛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慚不能對

元許謙傳曰謙篤於孝友有絶人之行其處世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不出閭里者四十年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為恥

左編曰廉希憲秉政日中書左丞劉整詣門求見希憲之弟希貢為通報希憲方讀書畧不答希貢出整復浼入言之因令撤去坐椅自據中坐令整入整展拜起側立不予之一言整求退謂曰此是吾私宅汝

欲有所言明日當詣政事堂及出愧赧無人色　一統志曰元况逵為光澤縣尹嘗有兄弟爭田者逵曰吾視若貌非不恭友者授以伐木之章親為諷詠解說於是兄弟皆感泣求解知爭田為深恥　明紀曰初元亡危素與同邑黄𠱝約死於難𠱝果投井死素走報恩寺亦欲投井寺僧挽出之太祖仍命為學士一日上御東閣靜坐素至履聲橐橐徹簾内詔問為誰對曰老臣危素上曰是爾耶朕將謂文天祥耳素惶懼頓首流汗浹背

上曰素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看余闕廟去遂謫居和州　明茹瑺傳畧曰建文時瑺為兵部尚書燕兵至龍潭遣瑺及李景隆等議和瑺等見燕王伏地頓首流汗浹地稱萬死不敢仰視燕王勞瑺等又頓首不能發一言燕王曰公等言即言無甚恐久之又頓首言奉詔割地講和燕王笑曰今救死何以地為瑺等唯唯頓首退

吳中傳畧曰中先後為工部尚書者二十餘年而嚴憚其妻嘗領誥命至妻既拜受命左右取吳中誥來為

我誚之聽畢曰上自為爭曰翰林代草耳妻笑曰翰林誠知人終篇何曾有一清字中為面赤　王銘傳畧曰銘擢指揮僉事鎮溫州常請告暫還和州溫士女遮道送之長吏皆相顧失色歎曰吾屬為天子牧民民視吾屬去來漠然不留意愧王指揮多矣　鴻書曰弘治四年九月大學士劉吉屢被彈章仍加官進秩市人嘲之稱為劉棉花謂其愈彈愈起也或告吉以為出自監中老孝廉吉因奏定三次不中者不許會試及致仕出城

兒童走卒羣指之曰棉花去矣舉人會試禁限亦除

明紀編年曰張居正給假歸葬湖廣廵撫陳瑞居正所取士也詣居正家弔出麻冕戴之加經伏哭盡哀畢跪而祈見居正母拜畢侍坐母指旁私役小閹謂瑞曰幸一垂盼之瑞即起揖閹曰瑞安能重公如公乃能重瑞耳見者掩口

羞恥三

原縲絏　塗炭魯仲連傳管子不恥身在縲絏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

不信於諸侯　孟子伯夷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

食粟　臥薪　史記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

白帖句踐臥薪嘗膽

增與繩　投閣　稗史唐滕王嬰蔣王惲皆不能廉慎太宗賜五王不及二王敕曰滕叔蔣兄自鮮經紀不勞賜物與之繩以為錢貫二王大慙　又漢制每臘詔賜諸博士羊羊有大小肥瘦博士祭酒議欲殺羊稱分其肉時甄宇為博士獨不肯諸人又欲投閣宇復恥之因先自取最瘦者由是不復有爭

賜葛　得絹　北史趙煕傳煕為冀州刺史嘗有人盜煕田中葛為吏所執煕曰此乃刺史不能宣風化彼何罪也慰諭遣之令人載葛一車賜盜者盜愧過於重刑　唐紀長孫順德受人餽絹事覺太宗不之罪但於殿廷賜絹數十匹胡演曰順德枉法受財罪不可赦奈

何復賜之絹上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重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擲盾　弄戟

漢逢萌傳萌家貧給事縣為亭長時尉行過亭萌候迎拜謁既而擲楯歎曰大丈夫安能為人役哉遂去之北史魏收傳收少機警不持細行年十五頗能屬文及隨父赴邊好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滎陽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慙遂折節受書

蔽面　洗耳

史記越句踐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　後漢逸民傳論潁陽洗耳恥聞禪讓

吐鵞　揮蠅

論衡刺孟篇陳仲子之吐鵞也恥食不合己志之物也　唐紀宦官崔潭峻薦元稹為知制誥士論鄙之會同僚食瓜於閣下有青蠅集其上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

扳肋　低頭

鴻書唐溫彥博為吏部侍郎有選人裴略被放乃自贊於彥博稱辭

曰嘲彥博即令嘲廳前叢竹畧曰冬月不肯凋夏月不肯熱肚裏不能容國士皮外何勞生枝節又令嘲屏墻畧曰高下八九尺東西六七步突兀當廳坐幾許遮賢路彥博曰此語似傷博畧曰即扳公肋何止傷髀博慙而與官

酉陽雜俎南中有獸名風貍如狙眉長好羞見人則低頭其溺能治風疾

移牀投劒 世說紀僧眞得幸於齊世祖嘗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斆謝瀹可自請之僧眞承旨詣斆登榻坐定斆顧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眞喪氣而退　又戴淵不治行檢常在江湖間攻掠商旅陸機赴假還洛淵使少年掠劫機於屋船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耶淵便涕泣投劍歸機

原三敗不辱終身是慚 樂毅遺燕昭王書曹沫不恥三敗之辱左傳子家子告昭公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

增據檻獨笑負薪先歸 愼陽子齊王享徵君以牢次及

李元為其齊國之東鄙賢士也次及孔紹會狷為其曾為齊之一壤也左權獨恥之乃據樞而笑　封龍子子路與巫馬期曰使子無忌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巫馬期喟然歎曰吾嘗聞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子路心慙負薪先歸

寒士不遜　富人莫與　南齊紀齊以褚淵為司徒淵入朝以腰扇障日征虜功曹劉祥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注袁劉謂袁粲劉秉也　漢陳平傳平少時家貧及長可娶婦富人莫與者貧者平亦愧之

未録元勲　獨為君子　南宋紀魏以穆壽為宜都王壽曰臣祖父崇所以得效功前朝流福於後世者梁眷之忠也今眷元勲未録而臣獨奕世受賞心實愧之　漢王暢傳劉表曰蘧伯玉恥獨為君子

勿受其觴

若撻於市

漢吳良傳良為郡吏歲旦與門吏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諂稱太守功德良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諂無狀願勿受其觴太守斂容而止謙罷轉良為功曹恥以言進終不肯謁 通書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

擔囊以歸 拂衣而去

戰國策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書十上而說不行去秦而歸羸縢履蹻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 世說王子敬數歲時常看諸門生樗蒱見有勝負因曰南風不競門生輩輕其小兒乃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子敬瞋目曰遠慚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

為橋以渡 取馬徑歸

一統志南北朝范元琰家貧以園蔬為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菘遽退走母問其故對曰畏其愧恥故也或涉溝盜其筍元琰因伐木為橋以渡之自是盜者大慚一郡無復鼠竊 唐紀故事丞相方食百僚無敢謁見

時王叔文方用事欲見韋執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之直省懼入白執誼慙赧起迎叔文就閤語良久叔文索飯執誼遂與同食閤中鄭珣瑜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

不能如廁　乃令當壚

世說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沈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著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廁　漢司馬相如傳相如與卓文君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壚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庸保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恥之為杜門不出

且喜且懼　不問不知

漢朱博傳博治左馮翊有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召見視其面果有瘢問禁是何等創也禁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翊欲灑卿恥能自效否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

程子曰恥不知而不問終於不知

與羣兒伍　俾

婦人妝

宋史安燾傳燾幼警悟年十一從學里中羞與羣兒伍　又韓世忠傳世忠於將士有怯戰者遺以巾幗設樂大宴俾婦人妝以恥之

以私得薦　假廕而官

宋史盧革傳革守仲辛湖州德清人少舉童子知杭州馬亮見所爲詩嗟異之秋貢士家戒主司勿遺革革聞語人曰以私得薦吾恥之去勿就　新唐書李懷遠傳懷遠少孤嗜學宗人欲藉以高廕懷遠辭退而曰因人之勢高士恥之假廕而官吾志耶

恩主恩相　慚長慚卿

宋柴中行傳權臣韓侂胄禁道學校文轉運司移檄令自言非僞學中行奮筆曰自幼讀程頤書以收科第如以爲僞不願考校調江州學教授母喪免廣西轉運司辟爲幹官帥將薦之使其客嘗中行中行正色曰身爲大將而稱人爲恩主恩相心竊恥之毋汚我　博物記太丘長陳寔寔子紀紀子羣羣子泰四世並有重名而其德漸減時人爲語曰公慚卿卿慚

長　奉職不稱　所列非賢 後漢來歙傳歙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賊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為朝廷羞

宋史鮮于侁傳時王安石當路正人多不容侁曰吾有薦舉之權而所列非賢恥也故凡所薦如劉摯李常蘇軾轍劉攽范祖禹皆守道背時之士

壞車殺馬　杖杜弄麞 漢周燮傳南陽馮良年三十為尉從佐奉檄迎督郵即路慨然恥在廝役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遁至犍為從杜撫學　舊唐書李林甫典選部時選人嚴迥判語有用杕杜二字者林甫不識杕字謂吏部侍郎韋陟曰此云杕杜何也陟俛首不敢言又太常少卿姜度誕子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弄麞之慶客視之掩口

丁謂拂鬚　温韜酬膝 宋寇準傳初丁謂出寇準門下事準甚謹嘗會食中書羹汚準鬚謂起徐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為官長拂鬚耶謂大慙　稗史温韜

少無賴拳人幾死市魁將送官謝過船前拜逾數百魁釋之船每念及以為恥既貴達為金搭膝帶之曰聊酬此膝

令取故節　能無厚顏　晉陶侃傳蘇峻破王導入石頭城令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慙色　唐紀文宗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考官馮宿等見劉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李郃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

人呼孟勞　姓加京兆　顏氏家訓穀梁傳稱公子友與莒挐相搏左右呼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名亦見廣雅近在齊時有姜仲岳謂公子左右姓孟名勞多力之人為國所寶與吾苦諍時清河郡守邢峙當時碩儒助吾證之赧然而服　又三輔決錄云靈帝殿柱題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蓋引論語偶以四言目京兆人田鳳也有一才士乃言時張京兆及田郎二人皆堂堂耳聞吾此說皆大驚駭其後尋愧悔也

牛後是怒　馬首為榮　漢阮

瑀為曹公與孫權書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劒作色而怒　世說宋郭昱狹中詭僻登進士恥赴常選獻書於宰相趙普自比巢由後復伺普望塵自陳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得巢由拜於馬首　莫敢

出言　不忍見血　宋郭浩傳浩知秦州時張浚經畧陜西有言敵可討者浚意向之諸帥恥於不武莫敢出言　北史崔伯謙傳天保初為濟北太守改鞭用熟皮為之不忍見血示恥而已　人

竟不異　鬼果可憎　世說苻宏叛來歸國謝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才多好上人坐上無折之者適王子猷來太傅使子猷共語子猷熟視良久回語太傅云亦復竟不異人宏大慙而退　又晉阮德如甞於厠見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著皁單衣平上幘去之咫尺德如心定徐笑語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赧愧而退

屢黜不去　含垢以從　宋書范曄逆民傳論蒙恥之賓屢黜不去

其國　元達實特穆爾傳達實特穆爾為浙江行省左丞相兼知行樞密院事時張士誠欲求王爵達實特穆爾謂左右曰我承制居此徒藉口舌以馭此輩令張氏復要王爵我令若逆其意則目前必受害當忍恥含垢以從之耳乃為具文書聞於朝

棄官還鄉　唱名入試

漢橋元傳元舉孝廉補洛陽左尉時梁不疑為河南尹元以公事當詣府受對恥為所辱棄官還鄉里　唐書李戡年三十明六經舉進士就禮部試吏唱名乃入戡恥之竟返江東

謝豹潛地　猦母逢人

白帖謝豹抱恥而死化為蟲潛行地中掘地出之猶以足覆作忍恥狀　異物志猦母狀如猿逢人則叩頭小打便死得風則活又交州記猦母出九德縣見人若慙

莊不能對　勑無所知

西京雜記長安有儒生惠莊聞朱雲折五鹿充宗之角乃歎息曰栗犢反能爾耶吾終恥溺死溝中遂裹糧從雲雲與言

莊不能對　漢文帝問右丞相周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對

不事女主　須讓老夫　世說狄仁傑為相有盧氏堂姨居午橋別墅仁傑伏臘修禮甚謹常雪後休暇候盧氏適見表弟挾弧矢携雉兔歸顧謁仁傑意甚輕傲仁傑因啟曰某幸為相表弟有所欲願悉力從其請姨曰吾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仁傑慚而去　又宋蘇養直隱京口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名養直不起師川造朝時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平日對奕徐高於蘇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師川曰今日須讓老夫下此一著師川有愧色

書名七序　論　漢梁竦傳竦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之曰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慙

著毀茶　世說唐李季卿宣慰江南或言常伯熊陸鴻漸善茶季卿至臨淮請伯熊為之伯熊著黃帔衫烏紗幘手執茶器口通

茶名茶熟李為歠兩杯既到江外復請鴻漸為之鴻漸身衣野服隨茶具而入如伯熊故事李心鄙之茶畢命奴取錢三十文酬博士鴻漸羞慚遂著毀茶論

樊噲為伍 漢韓信傳上械信至洛陽以為淮陰侯由是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為伍嘗過樊將軍噲噲趨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

伏滔比肩 世說晉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遊燕輒命袁伏袁甚恥之恒歎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與伏滔比肩亦何辱如之

不禮羣從 世說晉王彥深不為羣從所禮常懷恥慨欲以將領自奮每撫刀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

為娶長妻 漢馮勤傳勤祖父偃長不滿七尺常自恥短陋恐子孫之似也乃為子伉娶長妻

尼齋為不食 史記伯尼叔齊事詳上食粟註

巢由無此言 晉王羲之傳時劉惔為丹陽尹許詢嘗就惔宿牀幃新

麗飲食豐甘詢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惔曰御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義之在坐曰令巢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

未有此賔客 乃為人僕御 世說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欵雜劉夫人在壁後聽之具聞其語謝公明日還問昨客何似劉對曰亡兄門未有如此賔客謝深有愧色夫人劉惔之妹也 史記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窺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

薦賢豈有識面 名客亦須擇人 宋史吳中復通判潭州庶於居官中丞孫忭聞其賢薦為御史初不相識也或問之忭曰昔人恥為呈身御史今豈有識面臺官耶 唐紀時禁天下屠殺採捕拾遺張德生男私

殺羊會同僚杜肅懐一唉上表告之明日太后對仗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何從得肉德叩頭服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肅大慚舉朝欲唾其面

斃北平之彪

旻難自負　獻遼東之豕寵有何功

唐國史補裴旻為龍華軍使守北平旻善射嘗一日斃虎三十有一因憩山下四顧自若有一老父至曰此皆彪也似虎而非將軍若遇真虎無能為也旻曰真虎安在乎老父曰自此而北三十里往往有之旻躍馬而往次蘩薄中果有真虎騰出狀小而勢猛踞地一吼山石震裂旻馬辟易弓矢皆墜殆不得免自此懲愧不復射虎　漢朱浮傳浮與彭寵書曰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河東豕也

樂羊子於野捐金寶因婦訓　王彦方使人遺布能改

盗心 世說漢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况拾遺求利以汚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後漢王烈傳烈字彦方以義行稱鄉里有盗牛者主得之盗請罪曰刑戮自甘乞不使王彦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盗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懷恥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

雖起布衣何至執相公之帶

既稱太守恐難修弟子之儀 宋崔公度傳公度起布衣無所持守惟知媚附安石晝夜造請雖踞廁見之不屑也嘗從後執其帶尾安石反顧公度笑曰相公帶有垢敬以袍拭去之耳見者皆笑 後漢鄭玄傳汝南應劭謂玄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

羞恥四

原一事不知 白帖陶弘景讀書萬卷一事不知以為深恥

增五經埽地 唐祝欽明傳帝與羣臣宴欽明自言能八風舞帝許之欽明體肥醜據地摇頭睆目左右顧眄帝大笑盧藏用歎曰五經埽地矣

負暄以獻 列子宋國有田夫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厦隩室綿纊狐貉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蜇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慙

君為皮相 吳越春秋季札去齊歸道逢男子五月披裘採薪於道傍有委金一跽季札見之謂薪者曰來取此金薪者曰五月披裘採薪是豈拾金者乎札慙下車禮之曰何子衣之鄙而言之正也子姓謂何薪者曰君皮相之士何足以告姓氏乎札有

慙色

出則小草 世說晉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公司馬於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謝未即對時郝隆在坐應聲荅曰此甚易觧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甚有愧色

盧前王後 唐王勃傳勃與楊烱盧照鄰駱賓王皆以文章齊名天下稱王楊盧駱號四傑烱嘗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

醉使脫靴 唐李白傳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靴力士素貴恥之摘其詩以激楊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

不稱曹陸 唐柳并傳閣士和受業於蕭穎士著蘭陵先生誄蕭夫子集論因推歷世文章而盛推穎士所長以為閒蕭氏風者五尺童子羞稱曹陸

猥壻傲婦 顔氏家訓近世嫁娶有賣女納財買婦輸絹比量父祖計較錙銖責多還少市井無異或猥壻在門或傲婦擅室貪榮求利反招羞恥可不慎與

景仁

徙居 伽藍記張景仁賜宅洛陽城南歸正里里三千餘家自立巷市所賣口味多是水族時人謂為魚鼈市景仁住此以為恥徙居孝義

陽城自匿 唐陽城傳有盜城榻者城遇之慮其恥退自匿

掩耳起走 漢龔遂傳遂為昌邑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不正遂西剌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

以田解忿 漢樊宏傳宏父重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義推為三老

不堪位置 梁武帝評羊欣書似婢作夫人不堪位置而舉止羞澀終不似真

何謂皆備 世說魏許允娶婦桓醜交禮竟允無復入理會允有客至婦令婢示之還曰是桓郎即桓範也婦云桓必勸入桓果語許云阮家既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內便欲出婦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新婦所乏惟容耳然士

有百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慙色遂相敬重

更賜錢物 漢皇甫嵩傳吏有因事受賂者嵩更以錢物賜之吏懷慙或至自殺

受業樊英 漢范冉傳冉少為縣小吏年十八奉檄迎督郵冉恥之乃遁去到南陽受業於樊英又遊三輔就馬融通經歷年乃還

不與交通 漢趙苞傳苞從兄忠為中常侍苞深恥其門族有宦官名勢不與忠交通

難見子將 北史楊愔傳愔自尚公主後衣紫羅袍金縷大帶遇李庶頗以為恥謂曰我此衣服都是內裁既見子將不能無愧

不取不放 世說北使李諧至南梁武與之遊歷至放生處帝問曰彼國亦放生否諧對曰不取亦不放帝大慙

出自機杼 又後漢王丹字仲回一友人喪親同郡陳遵關西大俠為護喪事賻助甚豐仲回懷一縑陳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有慙色

卿宜

謝梅 又梁任彥升在齊紆意於梅蟲兒用為中書郎彥升造謝尚書令王亮亮曰卿宜謝梅那忽謝我彥升大慙

送人作郡 晉陽秋羅友在溫府以家貧乞祿溫謂其誕肆非治民材許而不用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為席送別友至尤晚問之友曰於中路見一鬼大見揶揄云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何以不見人送汝作郡友始怫終慙不覺淹緩溫雖笑其滑稽而心頗愧焉

學步邯鄲 北史趙文深傳王褒入關貴遊等翕然並學褒書文深之書遂被遐棄文深慙恨形於言色後知好尚難及亦改習褒書然竟無所成轉被譏議謂之學步邯鄲焉

數多劉寵 南史謝朏傳朏子諼位司徒右長史坐殺牛廢黜為東陽內史及還五官送錢一萬止留一百答曰數多劉寵更以為愧

空中俯仰 天中記張敬兒始不識書及為方伯乃習學讀孝經論語初徵為護軍乃潛於家空中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仰妾侍

竊窺皆笑之

和味干湯　漢東方朔傳客難曰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

何令七襪　天中記庾元威論書曰何令勢傾朝野筆迹踈漏遂遣十襪之書彼人恭拜忽曰永感答人借車還白不具真本流傳合朝恥辱其第七襪也

仰慚俯愧　宋紀薛奎謀議正直或志不伸歸輒歎咤不食家人笑曰何必如是奎曰吾仰慙古人俯愧後世耳

陽狂自免　晉王衍傳衍年十四時在京師造僕射羊祜申陳事狀辭甚清辯祜名德貴重而衍幼年無屈下之色衆咸異之楊駿欲以女妻焉衍恥之遂陽狂自免

深戒丹青　大唐新語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擊賞召閻立本寫之閤外傳呼云畫師閻立本立本時為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伏池側手揮丹青不堪赧愧既而戒其子曰吾不幸以丹青見知躬廝養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習此也

以手掩面　五代史晉

遺盧損敕封王昶為閩王昶遣劉乙勞損於館乙衣冠偉然他日損遇乙於塗布衣芒屩而已損使人誚之曰鳳閣舍人何逼下之甚也乙羞愧以手掩面而走

即盧行禮 新唐書陸元朗傳元朗字德明以字行王世充僭號封子元恕為漢王以德明為師即其廬行束修禮德明恥之服巴豆劑偃偃東壁下元恕入拜牀垂德明對之遺利不復開口遂移病成臯

以利易貫 宋史葉顒傳顒初至郡無旬月儲未一年餘緡錢二十萬或勸獻羨顒曰名羨餘非重征則橫斂是民之膏血也以利易貫心實恥之

莫敢出遊 漢种拂傳拂拜宛令時南陽郡吏好因休沐游戲市里為百姓所患拂出逢之必下車公謁以愧其心自是莫敢出者

必令諷誦 一統志隋蔡元恭荆州江陵人工為詩官起居舍人俾入宮固辭由是跡斥

安民乞免鐫石 宋司馬光傳蔡京撰奸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

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石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奸慝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於後世聞者愧之

顏厚十重鐵甲　天寶遺事進士王元遠干索權豪無厭或遭撻辱詈無悔悟時人云王元遠顏厚如十重鐵甲

羞恥五

增詩宋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　唐韓愈詩曰弱妻抱稚子出拜含慚羞　宋之問詩曰棲巖實吾策觸藩誠內恥　杜甫詩曰逢人多厚顏　孟郊

詩曰死辱片時痛生辱長年羞

增䟽魏曹植上䟽求自試曰夫爵祿者非虛張者也有功德然後應之當矣無功而爵厚無德而祿重或人以為榮而壯夫以為恥　宋楊大全上光宗䟽畧曰臣之志於憂君者不畏義死不榮幸生不以言而獲罪為恥而以言不聽從為恥

增書齊魯仲連與燕將書曰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

鉤纂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向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况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伸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名昭天下而光燭隣國

漢司馬遷報任安書曰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

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驂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士事關於宦豎莫不傷氣況慷慨之士乎　又曰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鬄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

及在檻穽之中摇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
地爲牢勢不入剌木爲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
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墻之中當此之時見
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隷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
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强顔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
也拘羑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
張敖南面稱孤繫獄具罪絳侯誅諸吕權傾五霸囚於
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

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聲聞隣國及罪至囙加不能引决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李陵答蘇武書曰范蠡不徇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能復句踐之仇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　明唐順之答顧東橋書曰近世之士愞熟猥巧之習日工而羔羊素絲之節或衰矣而任重之人所指以為賢且才者又往往在彼而不在此葢士習既然而示之以好惡者則又然何怪乎靡靡一風也是以雖清

明平泰之世而包羞匪人或不勝參錯乎其間雖否泰之幾未必繫此而士習隆汙則亦可知

增序五代史雜傳序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子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葢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況為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叙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恥者

矣

增論晉嵇康養生論曰服樂求汗或有弗獲愧情一集

渙然流離

增雜文明方孝孺謹行篇曰難成易毀者行也難立易傾者名也得之不能久於身樂未既而憂繼之者人之欲也以富貴利達易汙俗之名猶食烏喙而易死也況倏忽接於耳目者之不足恃乎故人有殺身而徇君親者非不愛身也愛其身甚而欲納之於禮義其為慮甚

遠矣寧死而不肯以非義食知義之重於死也寧無後而不肯以非禮娶知失禮之重於無後也僥倖苟冒於一時而蒙垢被汙於萬世小則閭里識之以為訾大則冊書著之天下笑之聞其名則唾嘰不欲入於耳計其所得曾不得秋毫而賤辱其身使孝子羞以為父正士羞以為友遺裔遠胄羞以為祖不亦惑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五

詳校官内閣學士臣尹壯圖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庶吉士臣吴省蘭

謄錄監生臣茅琳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七十五

人部三十四 德 德服人附 陰德 讓

德一 入德 服人

增釋名曰德得也得事宜也 原易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 又曰君子以成德為行 增又曰敬義立而德不孤 又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又曰日新之謂盛德 又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又曰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尚書曰柔遠寧邇惇德允元 原又曰惟德動天 增又曰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 又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又曰德懋懋官 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 又曰用德彰厥善 又曰同力度德 又曰樹德務滋 又曰德將無醉 又曰德威惟畏德明惟

明　詩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知者豈不知也　又曰令德壽豈　又曰肆成人有德　原又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增又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禮記曰太上貴德　又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　又曰民有德而五穀昌　又曰其德盛者其志厚　又曰儒有澡身而浴德

周禮曰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　春秋左傳曰恕而行之德之則也　原又曰昭令德以示子孫　增又曰太上有立德　又曰有

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合德也夫　穀梁傳曰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　孝經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　焦氏易林曰三世為德天祚以國　史記樂書曰約則修德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維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德孰能如斯　天官書曰一年種之以穀十年樹之以木百年來之以德

漢書董仲舒傳曰天道大者在於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天使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

積於空虛不用之處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　公孫弘傳曰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　老子曰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　管子曰聖人上德而下功　莊子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為悅共給之之為安怊音超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雖足而不知其所從

此謂德人之容　鶡冠子曰德萬人者謂之雋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　黄石子曰德者人之所得使萬物各得其所欲　桂巖子曰五行變至當救之以德　淮南子曰得其天性謂之德　楊子曰獵德而得德　魏劉劭人物志曰仁者德之基也義者德之節也禮者德之文也信者德之固也智者德之帥也　韓愈原道篇曰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　周子通書曰優柔平中德之盛也　張子西銘曰聖其合德　程子

曰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西銘初名訂頑　正蒙曰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　邵子曰人必有德器然後喜怒皆不妄為卿相為匹夫以至學問高天下亦若無有也　朱子曰周禮師氏之官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清原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强志力行崇德廣業之事行則理

之所當為日可見之跡也孝德云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己者篤實深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為也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若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識然不務敏德則孝德者僅為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乎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敏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是以兼陳並舉而無所遺也　明王陽明曰友也者以道也以德也天下莫大於道莫貴於德道德之所在齒與位

不得而干焉

德二 入德服人

增揚子法言曰君子絶德小人絶力或問絶德曰舜以孝禹以功臯陶以謨非絶德耶 周易集解曰周公修文德而越裳獻雉 尚書曰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 詩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 左傳宫之奇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緊

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　原又曰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王孫滿曰在德不在鼎又曰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增又曰晉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　又曰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　家語曰孔子北遊農山

子路子貢顏淵侍各言志回曰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劒戟以為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百年無戰鬭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

原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公問子韋對曰禍在君可移於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也曰移於民公曰民死誰與為君曰移於歲曰歲饑民必死子韋曰天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

必賞君熒惑果徙三舍　增孔叢子曰晏子身不滿六尺齊國莫之宗趙文子身如不勝衣相晉國以寧諸侯敬服其德也　左傳晉叔向曰祁大夫外舉不棄仇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　原海內先賢傳曰黄憲動則蹈規矩言則發德音　增楊龜山曰黄叔度學充其德雖顔子可至矣

通鑑曰郭泰范滂尹勲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　又曰徐穉家貧常

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禮遜所居服其德　後漢書

鄭元傳曰國相孔融深敬元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為元

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

鄭君好學實懷仁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

公皆漢之名臣又商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

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

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

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四牡之路

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為通德門　王烈傳曰烈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彦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遺布一端人問其故烈曰盜懼我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懷恥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後有父老遺劒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父老還尋得劒怪而問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事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其以德感人若此　通鑑曰管寧

見公孫度語不及世事乃因山為廬鑿坏為室越海避難者皆就之旬月成邑遂講詩書陳俎豆飭威儀明禮讓非從學者不見由是度安其賢民懷其德　後漢書曰許劭字子將初為郡公曹太守徐璆甚敬之府中聞子將為吏莫不改操飭行同郡袁紹去濮陽令歸車從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賔客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　晉書羊祜傳曰祜卒南州人征市日聞祜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

亦為之泣其仁德所感如此　齊書曰張緒字思曼為吏部尚書每朝見太祖目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　裴度傳曰度功名震四夷使外國其君長必問度年今幾狀貌何似天子用否其威譽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為天下重輕事兩朝以全德始終及没天下莫不思其風烈　㐭史曰宋王旦内行醇備事寡嫂謹與弟旭篤恩家事一無所問故人未嘗見其喜慍之色卒後仁宗篆碑額曰全德元老之碑　大臣

傳曰韓琦姿貌偉特美鬚髯眉目森秀圖繪傳天下人以為高山太嶽望之氣象雄傑而包育細微畜泄雲雨藏匿寶怪理宜然也歐陽修深服琦之德量嘗曰累百歐陽修何敢望韓公　稗史彙編曰趙康靖公槩厚德長者口未嘗言人短與歐陽文忠公同知制誥後亦同秉政及文忠被謗康靖密申辨理至欲納平生誥敕而文忠不知也　宋史富弼傳曰弼性至孝恭儉好修與人言必盡敬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亢禮氣色穆

然不見喜慍其好善疾惡出於天姿元祐初配享神宗廟庭哲宗篆其碑首曰顯忠尚德　文彦博傳曰彦博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唐介劾其在蜀日以竒錦結宫掖介貶彦博亦罷至和二年復入中書御史吴中復乞召還唐介彦博因言介頃為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縱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時以彦博為厚德　司馬光傳曰光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陜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毋知之乎　范純仁傳

曰親族有請教者純仁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蘇頌傳曰頌掌選五年有訴者必取案牘使自省閲訴者服而退其不服者頌必往復辨難度可行行之苟有疑則為奏請選人多感其德即不得所欲者亦心服而去　邵雍傳曰司馬光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父子昆弟每相飭曰毋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德器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羣居燕笑終日

不為甚異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強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　尹焞傳曰焞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言動可以師法器識可以任大近世無出其右者

楊時傳曰時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遊號曰龜山先生　蔡覺軒近思後錄曰吕和叔明善志學性之所得者盡之於心心之所知者踐之於身妻子刑之朋友信之鄉黨宗之可謂至誠敏德矣　元紀曰吴

澄為國子司業嘗為學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為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其弊必偏於言語訓釋故學以德性為本　續文獻通考曰本朝學者見道分明踐履篤實粹然成德惟河津薛文清一人至呂涇野出完名令德不忝文清呂柟號涇野明正德朝人　又曰邠寳字國賢操履端謹於聲色貨利嬉戲事絕口不言嘗自言曰願為真士夫不願為假道學人稱公於家為孝子於世稱純儒傑然為天地間完德君子　又曰

魏良弼居家孝友表式一方與鄉人遇禮恭而言直偶出片語箴誡退輒稱説以作家範父子兄弟有過則悚然慚恚曰慎勿令魏水洲聞其為閭左所敬憚如此良弼時稱為水洲先生

德三入德服人

原潤身　增載物大學德潤身　易坤象君子以厚德載物　原日休　星聚書作德心逸日休　檀道鸞續晉陽秋陳仲弓從諸子姪詣荀淑父子於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　惟馨　既飽書明德惟馨　詩既飽以德　不回　有度詩淑人君

子其德不回左傳夫德儉而有度也

增有容 無外 書有容德乃大鄧析子無外若德

日躋 時符 正蒙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關尹子聖人之德時符非聖人能自德

英秀 充完 吳志駱統表曰張溫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性理和間劉氏曰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於面背

形全 心醉 南華真經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宋程明道先生行實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覿德者心醉

調五行 合太極 淮南子其德優天地而和陰陽節四時而調五行邵伯溫系述備天地兼萬物而合德於太極者其惟人乎

原非威非懷 增有凶有吉 左傳非威非懷何以示德韓愈原道篇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左傳孝敬忠信為吉

德盜賊藏
奸為凶德

皎如日星　固於膠漆性理游定夫清德
重望皎如日星

春秋繁露以德為國者
甘於飴蜜固於膠漆

冬日夏雲　和風甘雨陳恬
程伯

淳贊本以正身惟德溫溫如冬之日如夏之雲　朱子
程明道贊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睟面盎背　啟口容聲性理程子曰得之於心謂之
有德自然睟然見於面盎於

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豈待勉強也　又程子
曰有道者不矜於文學之門啟口容聲皆至德也

高風承世　正士趨門先賢行狀鍾皓字季明祖父至
德著名皓高風承世除林慮長

不就人位不足天爵有餘　彙苑詳注楊綰大歷中
德望日崇天下雅正之士不遠數千里爭趨其門

覽輝千仞　圖畫百城賈生弔屈原賦鳳凰翔於千仞
兮覽德輝而下之　世說陳寔

子紀諶齊德同行豫州百城皆圖畫三君之行像焉

爽爽法汰　堂堂子昂 孫綽釋法汰贊淒風拂牀明月映牕爽爽法汰較德無作三國魏志邢顒字子昂時人稱之曰德行堂堂邢子昂

仰望風采　遂聞頌聲 宋文彥博傳彥博立朝端重顧眄有威遠人來朝仰望風采其德望固足以折衝禦侮於千里之表矣北史張晏之傳晏之行北徐州事為吏人所愛崔子武為御史督察州郡至北徐無所案劾惟得百姓清德頌數篇乃歎曰本求罪狀遂聞頌聲

桂馨一山　玉出幽谷 焦氏易林孔德如玉出於幽谷彙苑詳注武帝謂東方朔孔顏之道德何勝朔曰顏淵如桂馨一山孔子如春風至則萬物化生

宰制萬物　冠絕當時 史記禮書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動豈人力也哉孫光憲北夢瑣言王文公凝清修重德冠絕當時每就寢

息必叉手而卧慮夢寐中見先靈也

常居大夏　復歸嬰兒上見本類一老子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格天極地　含陽吐陰歐陽修會聖宮頌至德之及上格於天下極於地文子閉九竅滅志意棄聰明反無識含陽吐陰而與萬物同德也

生之所扶　長而不宰文子德者生之所扶也老子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元德

禮樂皆得　容貌若愚禮記禮樂皆得謂之有德老子列傳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崔鄲一門　潁川四長唐崔鄲傳崔鄲兄弟居光德里構便齋宣宗聞而歎曰鄲一門孝友可為士族法因題曰德星堂紀纂淵海韓韶與同郡荀淑鍾皓陳寔皆為縣長所至以德行稱時人謂之潁川四長

乾元坤元　天產

地產性理南軒張氏曰仁為四德之長而又可以兼包焉孟子統言之曰仁人心也亦猶在易乾坤四德而統言乾元坤元也　周禮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

禾比君子

竹美賢侯管子粟可比於君子之德乎曰苗始其少恂恂乎何其孺子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正字通物之鮮者為免　埤雅傳淇之產竹土地所宜故風人以此美武公之德也

為龍為光

而康而色詩為龍為光其德不爽　尚書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

顔淵從師

端木過祖正家顔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修業於戰國之際所以潛見之不同　列子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資家累萬金行年六十都散其庫藏珍寶其死也無瘞埋之貲禽

滑稽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

扶世導民　開物成事

漢書建元元年詔曰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無能子文王說有為之德開物成事

包褁天地　橫絶古今

無能子無德之德包褁天地宋淳熙內禪頌是必有甚盛德使之橫絶古今

九徵皆至　七葉重光

人物志其為人也質業平淡中叡外朗筋勁植固聲清色懌儀正容直則九徵皆至純粹之德也初潭集王筠與諸兒書史稱安平崔氏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故蔚宗云崔氏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若也

俾臧俾嘉　曰誠曰一

詩辟爾為德俾臧俾嘉蘇軾司馬溫公神道碑論公之德足以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一云

宗賢尚齒　利用

安身大唐新語張沆為許州司戶有侍佐自相毆競者沆曰禮宗賢尚齒者重耆德也乃舉行鄉飲之禮競者慚謝而退　易繫辭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山高地廣　天祐民歸文子山高者其德修地廣者其德厚　尚書非天私我有商惟天祐於一德非商求於下民惟天歸於一德

雞名標五　鳳字成三杜甫詠雞詩紀德名標五初鳴度必三　皇甫謐帝王世紀黃帝坐於元扈洛上乃有大鳥雞頭鷰喙龜頸龍形麟翼魚尾其狀如鶴體備五色三文成字首文曰順德背文曰信義膺文曰仁智

其後轉升　此號相稱初潭集劉真長標寄清遠小時人比之袁羊劉喜母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有方之范汪若劉復喜母又不聽其後真長年德轉升論者比之荀燦北史楊紹子雄封清漳王仁壽初帝以清漳不允聲望命職方進地圖指安德郡示羣臣曰此號足為明德相稱

乃改封安德王

陳氏三君同膺寵命 王家六世並樹高名

後漢書陳寔子紀諶齊德同行父子並著高名時號三君每宰相府辟名嘗同時旌命羔雁成羣 文選王儉集序晉中興以來六世名德海内冠冕

指庭中之柳樹每想高風 經道左之穹碑不忘大惠

世說袁粲在郡嘗於後堂夜集劉祭酒在坐袁指庭中柳樹謂劉曰人謂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令復見卿可謂清德不衰 大唐新語則天時越王貞於汝南舉兵不克士庶坐死者六百餘人沒官者五千餘口狄仁傑奏請得配流豐州道出寧州耆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耶相攜哭於狄公德政碑側三日而後行至豐州復立碑紀德

德四 入德服人

原德音詩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又曰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增國基左傳德國家之基也

原九世清德晉書羊祜傳祜世吏二千石至祜九世並以清德聞 不為所短

後漢書陳寔字仲弓鄉里化其德人有過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 增鍾君可師

通鑑鍾皓以篤行稱齊名荀淑李膺嘗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 望似木雞南華

真經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 道德彬彬三輔決錄馮豹字德文時人為之語曰道德彬彬馮

德文

德五入德服人

增詩漢李陵詩曰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為期 晉陶潛

詩曰孔耽道德樊須是鄙董樂琴書田園不履若能超然投迹高軌敢不斂衽敬讃德美　明王禕雜詩曰鳳凰無竹實無以充朝饑麒麟遇畋夫乃比麕與麋君子負道德不遇將奚為所以魯中叟終身竟栖栖

增賦唐張隨耀德不觀兵賦曰至理之時惟德是貴柔其遠而不襲阜其財而不費以道德為干櫓以禮樂為經緯是以文足昭武可畏雖藏事於伯禹終舞干於兩階然後七旬來格庶績允諧周文既興崇國不道用戡

時難以奉天討叛勍敵而未悛爰因壘而未保然後再駕云服四方大造蓋由德所賔衆所親豈無五兵且懼於暴物況有七德實在乎安民

增詔明洪武元年詔曰令諸文武雖賴一時輔佐匡定大業然而懷材抱德之士尚多隱於巖穴豈政令靡常而人無守與刑辟煩重而士懷居與抑朕寡昧事不師古而致然與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思欲堯舜君民者豈可汨没而已哉今天下頗定日與諸儒講明治道

啟沃朕心豈敢不以古先哲王自期巖穴之士有能以賢輔我以德濟民者尚不吾棄

原序梁元帝全德志序曰老子言全德歸厚莊周云全德不刑吕覽稱全德之人故以全德創其名也此志隆大夫為首伊人有學有辨不夭不貧寶劒在前鼓瑟從後連環炙輠雍容卒歲駟馬高車優柔宴喜既令公侯踞掌復使要荒蹶角入室生光豈非盛矣若乃河宗九策事等神鉤陽雍雙璧理歸元感南陽樊重高閣連雲

北海公沙門人成市咨此八龍各得一藝夾河兩郡家
有萬石人生行樂止足為先但使樽酒不空坐客常滿
寧與孟嘗聞琴承睫淚下中山聽樂悲不自禁同年而
語也
原頌晉左九嬪德柔頌曰邈邈德柔越天之剛神以知
來智以藏往含純溥生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執德純粹
岳峻川渟履行高潔蕩乎其平敦興聖道率正不傾令
聞不已載路厥聲

原賛晉左九嬪德剛賛曰溫溫德剛實秉道純履此聖義體此敦仁篤物博好靡疏靡親九族懷附邦邑望塵貴實賤華尚素安貧雖在崇高必若平民匪道之榮譬之生民褒飾之譽謂之謗身惟義是存惟道是遵　增

宋張詠自題像賛曰乖則違俗崖則絶物乖崖之名抑以表德　朱子程明道賛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程伊川賛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

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原論梁元帝全德志論曰物我俱忘無貶廊廟之器動
寂同遣何累經綸之才雖坐三槐不妨家有三徑接五
侯不妨門垂五柳但使良園廣宅面水帶山饒甘果而
足花卉葆筠篁而翫魚鳥九月肅霜時饗田畯三春捧
繭乍酬蠶妾酌升酒而歌南山烹羔豚而擊西缶或出
或處並以全身為貴優之游之咸以忘懷自逸若此衆
君子可謂得之矣

增銘商銘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　宋朱子據德齋銘曰語道術則無往而不通談性命則疑獨而難窮惟其厚於外而薄於内故無地以崇之

增記宋張文潛司馬溫公畫像記曰盛德之不作於世久矣古之所謂盛德者不施而民服無事而民信未嘗動顏色見辭氣而天下從之若子弟之慕父兄故其為功也不勞而物莫之能禦三代之亡聖賢不作而士之能有所立於世者亦多矣然皆費心殫力招天下而從

之以其智勝之而後能有成是何也德不足而取辦於其才故也故其所建立勞苦而淺陋夫豈不欲為盛德之事哉蓋其所積者有不足故也子產君子也猶曰惟有德者能以寛服民其次莫如猛夫子產豈欲為猛哉以為德之效實難懼夫好尚之難成也是以甘心於其次以求無失嗚乎德者子產之所難而況其下者乎故自秦漢而後更千有餘歲而盛德之士不作蓋無足怪惟司馬公事君而君敬之未嘗求民而民與之非其類

者不合而無不信受其罰者有不悦而無敢謗其自洛入覲也郡邑田里至於京師觀者千萬環聚嗟歎至于泣下嗟乎此可以言語術智得之哉故其相天下也因物之所利而與之因人之所惡而去之從容指麾内外響應而天下無事矣蓋自秦漢以來至公而盛德之效始見於世可謂盛矣

陰德一

增易曰有功而不德　焦氏易林曰逢時積德身受福

慶　周易集解曰陰德施施於下故曰德施施普也　史記天官書曰紫宫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兊若見若否曰陰德又曰天一　漢書曰有陰德者天報以福　枚乘傳曰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　老子曰聖人施德不望報　說死曰有陰德者必享其榮以及其子孫　葉夢得避暑録曰天下之禍莫甚於殺人為陰德者亦莫大於活人

陰德二

增左傳曰魏顆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篤則曰必以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我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抗杜回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史記曰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公宰示眯明知之恐盾醉不能起而進曰君賜臣觴三行可以罷欲以去趙盾令先毋及難盾既去靈公伏士未會先縱齧

狗名敖明為盾摶殺狗盾曰棄人用狗雖猛何為然不知明之為陰德也　楚史檮杌曰楚莊王賜羣臣酒酒酣燭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絶其冠纓以告王曰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命左右皆絶其冠纓比舉火莫知為誰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嘗在前五合五獲首却敵勝之王怪而問焉對曰臣將雄乃夜絶纓者也　漢書何敞傳曰敞六代祖比干學尚書於鼂錯武帝時為廷尉正與張湯同時湯持法深而比干務仁恕

數與湯爭雖不能盡得然濟活者以千數注云何氏家傳云六世祖父比干字少卿經明行修兼通法律為汝陰縣獄吏決曹掾平活數千人後為丹陽都尉獄無冤囚淮汝號曰何公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比干日中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已門有老嫗可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衣履不沾漬雨止遂出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錫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如簡長九寸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汝後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算　丙吉傳曰上憂吉疾不起使人加紼而封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愈　趙熹傳曰帝延集內戚

宴會歡甚諸夫人各各前言趙熹篤義多恩往遭赤眉出長安皆為熹所濟活帝甚嘉之後徵熹入為太僕引見謂曰卿非但為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之恩　孔融傳曰融為北海太守郡人無後及四方遊士有死亡者皆為棺具而斂葬之　陳重傳曰重舉孝廉在郎署有同署郎負息錢數十萬債主日至詭求無已說文曰詭責也重乃密以錢代還郎後覺之而厚辭謝之重曰非吾之為將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　和熹鄧皇后紀曰后叔

父陔言嘗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凡訓為謁者使修石臼河歲活數千人天道可信家必蒙福　後漢書曰王忳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愍而視之書生謂忳曰吾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絶忳即鬻金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忳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墜忳前忳後乘馮到洛馬遂奔走牽忳

入他舍主人見之喜曰令擒盜矣問忱所由得馬忱具説其狀並及繡被主人悵然良久乃曰被墜飄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忱思自念有葬書生事因説之並道書生形貌及埋金處主人大驚號曰是吾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何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彰卿德耳忱悉以被馬還之彥父不取又厚遺忱忱辭讓而去

世説曰晉庾亮有的盧馬或令賣去亮曰賣之必有買者即復害其生寧可不安已

而移於他人哉　晉書毛寶傳曰初寶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諸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被鎧持刀自投於水中如覺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　崔鴻後燕錄曰趙秋字子武輕財好施鄰人李元度母死家貧無以葬秋謂其兄曰赴死生救不足仁之本也家有二牛以與之元度得以葬他年秋夜行見一老母遺秋金一餅曰子能葬我是以相報子五十以後當富貴不

可言勿忘元度也　北史李士謙傳曰士謙家富於財躬處節儉每以振施為務或謂士謙子多陰德士謙曰夫言陰德其猶耳鳴已獨知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　張文詡傳曰文詡每以德化人有竊刈其麥者見而避之盜感悟謝文詡慰諭之誓不言經數年盜者自向人道其事遠近始知　周書宇文測傳曰測性仁恕好施予曾被盜所失者即其妻陽平公主物也州縣擒獲測曰無之盜遂赦免及測從孝武

西遷事及狼狽有從測入闕不去左右者乃盜也　摭言曰裴度遊香山寺得緹繒於伽藍楯詰旦有婦人疾趨而至撫膺曰阿父被繫昨從人假犀玉帶不幸遺失於此度因授之以贖父罪　通鑑曰陸元方為宰相每有遷除密封以進未嘗漏露臨終曰吾於人多陰德子孫其未衰乎　李昌齡樂善録曰竇禹鈞年三十未獲嗣夜夢祖父謂曰汝年過無子又壽不永當早修陰德禹鈞唯諾遂力行善事後生五子並登第　藏書曰王

旦父祐事太祖太宗為名臣論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世多稱其陰德　函史曰司馬旦喜周人急里中有貧不能自存者月分俸濟之其人無以報願以女奉箕帚旦驚謝出妻奩中裝嫁之旦光之兄也　稗史曰馬涓父從政未有子置一妾知以葬父鬻身遂歸其家不責所負後夢一翁曰余妾之父也得請於帝願君家富貴涓涓不絕及生子因名涓元祐中擢進士第一　宋史表韶傳曰

韶父為郡小吏五十無子之臨安妻勸之置一妾察有憂色問之泣曰妾故趙知府女也家四川父没家貧故鬻妾以為歸葬計遂遣之其母泣告聘財猶未足以給歸資令且散矣徐曰賤吏不足辱娘子聘財盡以相奉且出橐中物以益之遂獨歸告妻以故且曰無子命也若有子汝豈不育必待他人哉妻曰君心如此必有子明年生韶　樂善録曰劉洪欽富於財有相之者曰叟三年子大期至矣劉甚恐因女出閤得一媵極殊麗名

蘭孫詰其家世乃洛人父官淮西被俘掠劉太息曰是忍置於使令之列耶先其女嫁之劉竟老壽　元史張廷瑞傳曰家有愛妾一日見老人與之語乃其父也以告廷瑞召而視之貌甚肖問欲得汝女歸耶其人謝不敢廷瑞曰汝女居吾家不過羣婢歸嫁則良人矣盡取奩裝書券還之

輟耕録曰顔叔子獨居夜大雨有女子投之令執燭至明不二志　又曰沈仲說年四十未有子妻為置一妾仲說詢其家世女泣曰妾范復初女

也父喪家貧老母見鬻於此仲説惻然淚下曰其父吴中名士乃吾故人豈可為妾即覔女母使擇壻仲説備奩具嫁之　又曰真州一巨商至杭相者曰公三日内數不可逃商懼即戒程舟次揚子江見江濵一婦仰天大號商問焉答曰妾夫止有錢五十緡令妾遺失非惟飲食無措亦必被箠死寧自沈商歎曰吾令厄於命彼乃自夭其生哀哉亟贈錢一百緡婦感謝去後過相者所驚顧曰公胡不死徐笑曰此陰德所致也　明劉基

傳畧曰基先世濠仕宋為翰林掌書宋亡邑人倡義旅復宋事敗元遣使簿錄其黨將盡殲焉使者還夜次武陽會大雪其徒市酒濠家語之故濠醉使者而寢之樓探其篋得簿焉僅錄渠魁二百人縱火焚樓倉皇掖使者走籍已燬詰旦使者恚無以報命濠謝曰不幸火誠死罪顧火從何來意者簿錄多冤天欲生之乎使曰且奈何濠曰使者事竟不可往濠幸有密戚於彼可錄所知名以報使諾之已而以前所錄二百人授之餘全活

無算基生而穎異讀書七行俱下基師鄭復初謂其父爚曰活萬人者封此子必髙公之門矣　李友直等傳畧曰尚書徐晞初為郡吏有富家謀鄰産陷以殺人罪其人誣服晞導其家訴監司下府晞為知府言得釋其人徳晞甚邀至家飲之酒避去其妻曰吾夫感君恩無以報欲使妾侍君晞大驚曰是何言聲色皆厲妻乃呼夫還相與感泣　明紀編年曰憲宗時有言宣徳間遣王三保岀使西洋獲竒珍無算者上然之命兵部查三

保至西洋時水程時劉大夏為郎中先入檢得之藏匿他處吏索之莫能得大夏亦祕不言會科道連章諫事遂寢尚書項忠呼吏詰責大夏在旁微笑曰三保下西洋費銀錢數十萬軍民死者萬計水程雖在亦當毁之忠聳然揖大夏而謝之指其位曰公陰徳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公後大夏果居是官　說郛曰明天順癸未羅狀元倫赴試春闈宿邸舍其家奉盥遺金環於盆羅僕取以行倫知乃索而還之比至其婦為夫相逼幾捐生

矣是歲禮闈火舉子多厄焉賴謝大韶出之人以為陰德之報　明文曰儲巏曽大父字重文倜儻負義恒隆冬載布數乘入逵遇警道阻人多凍死遂立市門散之又嘗行道中得遺金歸其人其人分謝悉不受此其種德所自㬊哉厚矣　稗史曰仁和孝廉錢養廉其父為聘黄氏及笄而黄氏以病瞽女家擬謝婚廉曰聘時完人也今有此豈非天乎遂娶之恩禮有加人稱其陰德

增立孤　嫁婢史記韓世家韓厥之感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成程嬰公孫杵臼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又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　搜神記趙明甫令蒲為女覓一女僕忽埽庭而流涕問其故女僕曰某父嘗為此邑令遭亂離被人掠賣以至於斯令乃輟女奩具先嫁之

埋蛇　吞蛭賈誼新書孫叔敖出遊歸憂而不食其母問故泣而對曰今日見兩頭蛇恐死其母曰今蛇安在敖曰聞見兩頭蛇者必死吾恐入又見之殺而埋之矣母曰無憂汝不死矣吾聞有陰德者天必報之以福果不死　又楚惠王食寒葅得水蛭恐庖宰監食者法當死遂吞之腹病不能食令尹入問疾王告之故令尹賀曰王有陰德天所奉也疾不為傷是夕王如厠蛭出其久病心腹之積皆愈

元長史　顧提控河東記唐韋丹嘗乘蹇驢至洛陽中橋見漁者得一黿長數尺問其直曰二千韋以所乘驢易之投於水後遇術士

胡盧先生語之曰吾友元長史談君美不容口欲一識君盍偕行乎相與至通利坊扣門延入有一老人鬚眉皓然從二青衣而出自稱元濬之向韋先拜韋亦拜老人曰老夫將死君生之恩德如此何荅拜為韋乃矍然知其龜也　稗史太倉吏顧某有所善賣餅江翁被仇族盜犇下獄顧訴其寃得釋江德之以其女往曰願將弱息為公箕箒妾顧卻若再居數年顧考滿赴京署韓侍郎門下辦事一日聞夫人出趨避焉夫人召而見之曰君非太倉顧提控乎身即賣餅兒也賴某商以女畜之塚於此秋毫皆君所致也弟恨無由報德乃言之於侍郎竟上其事孝宗稱歎除禮部主事

不使知恩　原必有餘慶　元史董文直傳文直性好施而甚仁里閈或貧不自立每陰濟其急不使知恩所從來　易經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增視養曾孫　藏活豪士　漢書張賀為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內傷

太子無辜而曾孫孤幼所以視養拊循恩甚密馬史記游俠傳魯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常施惟恐見之

繡被飄風　青衣禳火

漢書王忳事詳上二　拾遺記三國麋竺賑生卹死家馬廐側有古冢夜聞啼泣聲尋見一婦訴云昔漢末妾為赤眉所害叩棺見剥袒在地今就將軍乞深埋并敝衣以掩形體竺許之即命造棺槨以青衣為衫置冢中歷一年忽有青衣童子數十人來云麋竺家當火以澤及枯骨故來禳却此火當使財物不盡

我從其治　後必有興

左傳魏顆事詳上二　新唐書陸元方傳元方素清慎再執政每進退羣臣必先訪問外祕莫知臨終取奏稿焚之曰吾陰德在人後當有興者

種帝王鬚　送狀元子

鴻書宋周必大夢入陰司見判官拷掠一鬼指必大曰此人有陰德當位宰相貌陋如此奈何

鬼請為帝王鬚即起摩必大類為種鬚既覺隱隱痛後至宰相封益國公有相者捋其鬚曰帝王鬚真宰相也李卓吾因果錄馮商有陰德將生子里人皆夢鼓吹喧闐送狀元至馮家果生京三舉皆第一拜太子少師

不知何人當在此女　南史嚴植之傳植之性慈仁好行陰德在闇室未嘗怠也少嘗山行見一患者問其姓名不能答載與俱歸為營醫藥六日而死為棺殯之卒不知何許人也　漢書順烈梁皇后父商曰我先人全濟河西活者不可勝數積德必報當在此女也

門容駟馬庭樹三槐　漢書于定國傳定國父于公里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曰少高大閭門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函史王旦父祐嘗按獄所全活數百人因得罷歸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後必有為三公者此所以志也

已許不言

未嘗妄殺 稗史明麻城劉仲輔為莊襄公燧大父初婚之夕家尚貧有偷兒入室公驚起視之素所識者曰汝耶即檢夫人首飾數事給之去曰我終不言後夫人白首偕老嘗問其人公曰已許不言矣奈何見問　漢和熹鄧皇后紀初太傅禹歎曰吾將百萬之兵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

乘魚登岸　徒步歸家 搜神記李進勍以販魚為業夜泊三山浦聞船內魚多作誦經聲乃悉放其魚後進勍墜江中如有所履乃大魚數百頭也乘之遂登岸　宋史侯可隨計入京將還會鄉人疾病可曰吾歸則彼死矣遂留以待其病愈以所乘馬載之徒步而歸

餘干亭侯　王母使者 晉書孔愉傳愉以討華軼功封餘干亭侯愉嘗行經餘干亭見籠龜于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鑄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　續齊諧記楊寶年九歲見一黃雀

為鴟梟所搏墮地寶懷歸置巾箱中采黄花飼之毛羽成乃去是夕夢見一童子向寶再拜曰我是西王母使者往蓬萊過此蒙君拯救恩養今當受賜南海不得奉侍矣即以白環四枚與寶曰令君子孫潔白位三公當如此環也後震秉賜彪四世三公清白無比

端受四拜　應享百年

稗史張忠定公詠在成都夢謁紫府有西門黄兼濟承事若坐張公上巽旦即遣典客請之果夢中所見以所夢告之問平日有何功德耶兼濟云無他長惟禾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糴至明年禾麥未熟小民艱食之際糶之價值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急公曰承事所以坐某之上也索公當令二吏掖之端受四拜黄公後裔繁衍在仕路者比比青紫　北史高允傳允每謂人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人命若陽報不差吾壽應享百年矣

力止殺降　不孤付託

周暉清波雜志曹武惠兵下江

南副帥欲屠城曹力止之曰此已降不可殺曹後夢一神人告之曰汝能全江南一城人帝命賜汝城中人為汝子孫故其後繁盛輟耕錄維揚秦君昭游京師其友鄧為某主事買一妾囑秦便航附達秦勉强從命抵都下持書往見主事問曰足下與家眷來耶曰無有主事意不悅以小車取歸踰三日謁謝曰足下長者也昨已作簡報鄧公使知足下不孤付託之意

不就二十命　全活數千人宋書

沈道虔武康人少而愛好老易郡州府凡二十命皆不就有人竊其菜園若外還見之乃自逃隱候竊者去乃出後漢鄧訓傳永平中理滹沱石臼河欲令通漕太原吏人苦之建初三年訓監理其事考量隱括知大功難立具以上言肅宗從之遂罷其役更用驢輦歲省費億萬全活徒士數千人

自當坐太守　何不為九卿後漢袁安傳安按楚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安

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人　漢書虞詡傳詡祖父經為郡獄吏嘗稱曰東海于公高其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為九卿耶故字詡曰升卿

江濱孤孀贈錢百緡　砂磧小兒捧珠徑寸　輟耕錄真州巨商事詳上二　搜神記隋侯入齊見小蛇於熱沙中宛轉隋侯愍之以鞭撥入水中還復經此有小兒守一明珠曰昔蒙救感恩聊以奉貺侯不受夜又夢小兒曰兒乃蛇也侯驚異旦見一珠在牀頭乃收之

吾初無損何妨共作前人　尹不忍為且與偕遊聖世　閒然錄吉水羅循會試時失其囊中罽褐同舍生內不自安物色其人給循訪之比入座故探其囊出褐示循曰是不類君物耶循趨出向其人曰物固相類生醉語耳歸謂同舍生曰

吾失禍初無所損彼得惡聲尚得為人士耶　漢書袁安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贓罪鞫人嘗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不忍為也

天上人間早誶狀元有種　風清月白空勞少女多情

稗史明王華館一富翁家翁無子一日遣妾就王出一紙曰此主人意也上書云欲求人間子王援筆書其旁曰恐驚天上神終不納明日遂行後主人修醮一道士拜章伏地久不起主人詰問曰適奏章至三天門下遇天上迎狀元榜久乃得達因問狀元為誰道士曰不敢言但前有一聯云欲求人間子恐驚天上神未幾王果狀元及第　又參政太倉陸公容少美風儀天順三年應試南京館人有女善吹簫夜奔公寢公紿以疾與期後夜女退遂作詩云風清月白夜窓虛有女來窺笑讀書欲把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如遲明托故去之是秋領薦

陰德四

增平原獨無　漢紀詔書下舉鉤黨郡國所奏相連及若百數惟平原相史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廹切從事坐傳舍責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治而得獨無弼曰五郡自有平原自無所脫者甚衆

侍將進御　稗史曹彬侍中討蜀初克成都有獲婦女者彬悉閉於一第竅以傳食曰待將進御常密衛之洎事寧咸訪其親以還之無者嫁之

未識春愁　談藪沈詹事侍要坐丞相論帆復貶筠州沈方售一妾年十七八攜與俱行處筠七年既歸妾還父母猶處子時人以比張忠定公詠會稽潘矩為吉安尉獻詩云昔年單騎向筠州覓得歌姬共遠遊去日正宜供夜值歸來渾未識春愁禪人尚有香囊愧道士猶懷炭婦羞鐵石心腸延壽藥不風流處却風流

陰德五

增詩宋王左揆為鄭紓挽詞曰欲知陰德事看取玉堂人

增詔魏文帝詔報何夔曰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今君疾雖未瘳神明聽之矣君其即安以順朕意

讓一

原魏武雜事曰辭爵逃祿不以利累名不以位虧德之謂讓　增書曰誰敢不讓　又曰推賢讓能　詩曰民

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原周官大司徒職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　禮記曰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　增又曰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　又曰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矣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　原又曰

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　增又曰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　原又曰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　增又曰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　國語曰讓文之材也　又曰宴享好會不渝其上讓也　漢書東方朔傳曰謙遜靜慤

天表之應應之以福　北史蘇綽曰教民以禮義使知敬讓敬讓則不競於物　列子曰為民者必讓　文中子曰房玄齡問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可謂忠乎子曰讓矣　郤子曰夫讓也者先人後已之謂也以天下授人而不為輕若素無之也受人之天下而不為重若素有之也　博物志曰一曰禮讓二曰固讓三曰終讓　魏劉邵人物志曰卑上降下者茂進之遂路也江海所以為百谷王以其處下也

讓二

原愼子曰堯讓許由舜讓善卷皆辭天子而退為匹夫

莊子曰堯以天下讓許由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吾適有憂幽之疾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舜典曰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曁皋陶　增又曰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曁伯與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

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伯拜稽首讓于夔龍

韓子曰舜耕于歷山農者讓畔漁於雷澤漁者讓長

史記曰古公有長子曰泰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曰季歷季歷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泰伯虞仲知古公意乃亡如荆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　原家語曰虞芮二國爭田連年不決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

朝則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虞芮之君曰吾儕小人不可以入君子之朝　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父欲立叔齊及卒齊乃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　增國語曰齊桓公自莒返於齊使鮑叔牙為宰辭曰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焉弗若也　原左傳曰齊侯使管夷

吾平戎於王使隰朋平戎於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　增又曰晉侯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　國語曰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先且居晉大夫先軫子也）軍伐有賞善君有賞能其

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臣先都在三子晉大夫乃使先且居佐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於清源作五軍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臣將新下軍先都佐之　晏子春秋曰晏子方食景公使至分食之使者不飽晏亦不飽公致千金以奉賔客晏子不受公曰先君桓公以書社三百封管仲管仲不辭獨辭何也嬰曰嬰聞聖人千慮必有一失愚人千慮必有一得意

以管仲失嬰得之　左傳曰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　又曰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又曰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　原又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　又曰吳王諸樊元年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棄室而耕乃舍

之

增呂氏春秋曰楚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素欲封我我辭不受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荆楚間有寢丘若其為地不利而前有妬谷後有戾丘其名惡可長有也其子從之楚功臣封二世而收惟寢丘不奪

漢書文帝紀曰帝初立以陳平為相太尉周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平欲讓勃位乃謝病文帝怪之平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

袁盎傳曰盎謂文帝曰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者

三東向讓天子者再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遠矣　衛瑄傳曰瑄為中郎將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他將　外戚世家曰竇長君少君並退讓不敢以富貴驕人　李陵傳曰陵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甚得名譽　張安世傳曰大將軍光甍議欲拜安世安世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妄聞言之為先不言情不達誠自量不足以居大位繼大將軍後惟天子財財與裁同哀以全老臣之命上笑曰君言太謙君而

不可尚誰可者　張延壽傳曰延壽自以身無功德何能以久堪先人大國數上書讓減戶邑又因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天子以為有讓　原金日磾傳曰武帝病屬霍光以輔少主光讓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為光副　韋元成傳曰韋賢薨子元成當嗣元成心知其非賢旨陽為病狂卧便利妄笑語既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元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於兄丞相

御史遂以元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元成不得已受侯爵　龔遂傳曰遂為渤海太守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願有所白遂問其故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　東觀漢記曰承宮遭王莽篡位天下擾攘盜賊並

起宫遂辟世漢中建武四年將妻子之華陰山谷耕種禾黍臨熟人就認之宫悉推與而去由是顯名　增後漢賈復傳曰諸將每論功自伐復未嘗有言帝輙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　原東觀漢記曰竇融光武時數辭讓位不許因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三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觀天文見讖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循道不願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侯國哉　又曰永和元年鄧隲等以定

策功增邑三千户隲等辭讓不獲遂逃避使者間關詣
闕上疏自陳　後漢書曰歐陽博士缺帝欲用桓榮榮
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閎揚州從
事臯弘帝曰俞往汝諧因拜榮為博士榮被服儒衣溫
恭有蘊藉辨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
增又曰劉愷字伯裕以當襲父般爵讓與弟憲逃遁避
封有司奏請絶愷國肅宗美其義特優假之愷猶不出
積十餘歲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因上書曰孔子稱能

以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和帝納之詔下有司聽憲嗣爵乃徵愷拜為郎稍遷侍中愷之入朝在位者莫不仰其風行　原續漢書曰張堪讓先人餘財數百萬於兄子　謝承後漢書曰雷義舉茂才讓于陳重刺史不聽義遂陽狂不應命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三國魏志曰太祖署邴原為丞相徵事崔琰為東曹掾記讓曰徵事邴原議郎張範皆秉德純一志行中方清淨足以勵俗貞固足以幹事所謂龍翰鳳翼

國之重寶舉而用之不仁者遠　增初潭集曰張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為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善之譚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　原三國吴志曰薛宗為選曹尚書固讓顧譚曰譚心精體密貫道達微才照人物德服衆望誠非愚臣所可越先　江表傳曰程普頗以年長陵侮周瑜瑜折節下之不與較　增陳壽益部耆舊傳

曰李孟元與叔子就同居就有痼疾孟元所有田園悉讓就夫婦紡績以自給　晉書鄭袤傳曰泰始中以袤為司空天子臨軒遣五官中郎將國坦就第拜授袤前後辭讓遣息稱上送印綬至於十數謂坦曰魏以徐景山為司空吾時為侍中受詔譬旨徐公語吾曰三公當上應天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廷也終於不就遵大雅君子之迹敢不務乎固辭久之見許　許遜别傳曰遜年七歲無父躬耕負薪以養

母盡孝敬之道與寡嫂共田桑推讓好者自取其荒不營榮利母嘗譴之曰如此當乞食無處遜笑語母曰但願母老壽耳　稗史彙編曰裴叔則營新宅甚麗當移居時與兄共游牀帳儼然軒檽踈朗兄心甚欲之而口不言叔則知其意便以讓兄畧無吝色　南齊書謝朓傳曰朓遷尚書吏部郎上表三讓中書疑朓官未及讓以問祭酒沈約約曰宋元嘉中范曄讓吏部朱修之讓黃門蔡興宗讓中書並三表詔答具事宛然近代小官

不讓遂成恒俗恐有乖讓意王藍田劉安西並貴重初自不讓令豈可慕此不讓耶　南史桓閎傳曰閎弟子曇深以行義稱爲臨城縣罷歸得錢數十萬以買宅奉兄退無私蓄又吳興丘景賓亦以節義聞父康祖無錫令亡後僮僕數十人及宅宇產畜悉讓於兄鎮之鎮之推齋屋三間與之不肯受太守孔山士歎曰聞柳下惠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志令復見之矣　馮道根傳曰道根性謹厚每征伐不言功武帝嘗指以示尚書令沈

約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　歐陽頠傳曰頠以言行著於嶺表父喪哀毀甚至家產累積悉讓諸兄　北史辛紹先傳曰紹先孫少雍與從弟懷仁兄弟同居閨門禮讓人無間焉士大夫以此稱美　陸俟傳曰與安初封俟子麗為平原王頻讓不聽乃啟以讓父文成曰朕為天下主豈不能得二王封卿父子耶以其父俟為東平王麗尋遷侍中撫軍大將軍司徒公復其子孫賜妻妃號麗以優寵既頻固辭不受帝益重之　裴駿傳

曰駿子修愛育孤姪等於已子及將異居奴婢田宅悉推與之時人稱焉　趙善傳曰善性溫恭有器識雖位居端右而愈自謙退其職務克舉則曰某官之力有罪責則曰善之咎也時人稱其公輔量　泉企傳曰大統元年進爵上洛郡公企志尚廉慎每除一官憂見顏色寢食輒減至是頻讓不受　隋陸知命傳曰知命以功拜儀同三司賜以田宅復用其弟恪以為汧陽令知命謂恪非百里才上表陳讓朝廷許之　新唐書溫彥博

傳曰彦博與兄大雅共掌樞密彦博以兄弟同在樞密不自安固請他職高祖曰吾虚心相待不以為疑卿何自疑也彦博雖應命然每退讓遠避機權寮列以此多之 房玄齡傳曰玄齡居相積十五年女為王妃男尚主自以權寵極隆累表辭位詔不許 王珪傳曰珪與玄齡李靖溫彦博戴胄魏徵同輔政帝以珪善人物且知言因謂曰卿標鑒通悟為朕言玄齡等材且自謂與諸子孰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言臣不如玄齡兼資

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彥博濟繁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胄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徵至激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有一日之長帝稱善而玄齡等亦以為盡已所長謂之確論　長孫無忌傳曰冊拜司空無忌固辭讓不許又曰臣幸居外戚恐招聖主私親之誚敢以死請太宗曰無忌聰明鑒悟且有武畧公等並知所以委之台鼎無忌又上表切讓帝使謂之曰黃帝得力牧而為五帝先

夏禹得臯陶而為三王祖齊桓公得管仲而為五霸長朕自在藩邸即任使公遂得廓清宇内君臨天下以公功績才望允稱具瞻故授此官毋宜辭讓以為禮也

天中記曰楊玢仕蜀至顯官隨王衍歸唐以老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為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玢自批狀尾云四鄰侵我我猶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望秋風荻草正離離子弟遂不敢言　宋史蘇易簡傳曰太宗嘗召其母入禁中賜冠帔命坐謂曰何以教子

成此令器對曰幼則束以禮讓長則教以詩書　文彦博傳曰元豐三年拜太尉帝稱彦博仁宗時建義立嗣有定策功彦博曰如周勃霍光是為定策臣何功之有

司馬光傳曰光初辭樞副韓琦在魏聞之與文彦博書云主上倚重之厚庶幾道行似不須堅讓也光聞之曰自古被此引壞名節為不少矣　范百禄傳曰百禄知開封府獄無繫囚寮吏欲以圄空聞百禄曰千里之畿無一人之獄此至尊之仁非尹功也不許　黄裳傳

曰裳為嘉王府翊善一日王侍宴宮中為光宗誦酒誥曰此王翊善所教也光宗加勞裳裳曰臣不如朱熹熹學問四十年若名置府寮宜有裨益　杜生傳曰生有田五十畝與兄同耕迨兄子娶婦度不足贍乃盡以與兄而攜妻子去之　元史克埒濟蘇傳曰克埒濟蘇防邊為敵所執誘使降不屈死追封趙王子專幼韶以弟摩和納為高唐王摩和納痛其兄死節教養專過於已子命家臣之謹厚者掌其兄之珍服祕翫待專

成立悉以付之至大二年加封趙王摩和納即以讓專

巴特瑪阿勒坦德濟傳曰阿勒坦封高昌王其子紐

掄死長子特穆爾布哈請以王爵讓其叔父奇徹台叔

父力辭乃嗣為伊都呼　高昌王博果密傳曰帝欲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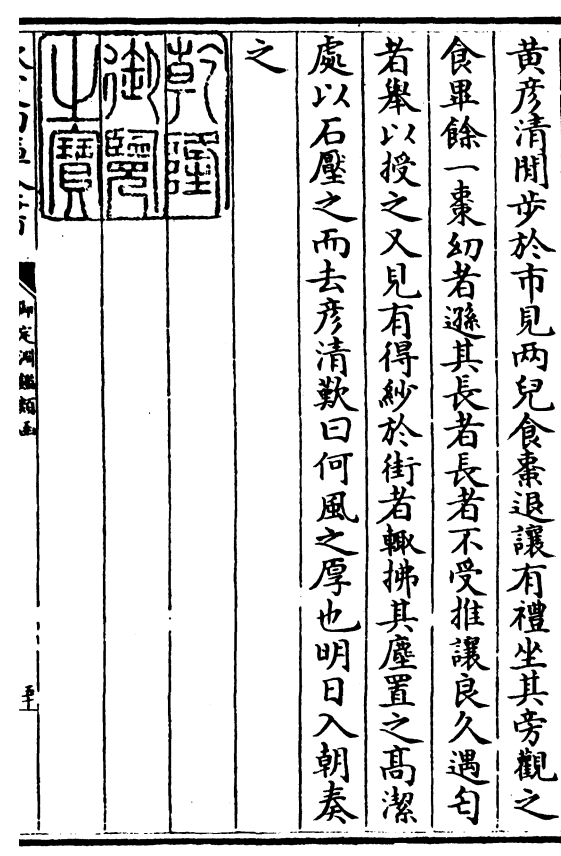
博果密為丞相固辭帝曰朕識卿幼時使卿從學正欲

備今日之用勿多讓也　劉賡傳曰賡兼國子祭酒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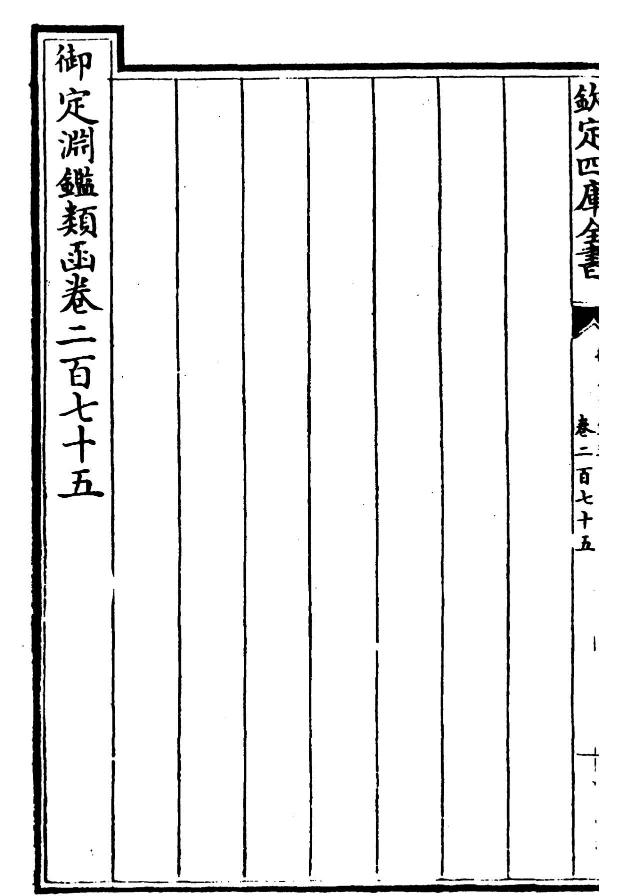
學故事伴讀生以次出補吏莫不爭先出時有一生親

老且貧同舍生有名在前者因博士以告曰我齒頗少

請讓之先曆曰讓德之恭也從其讓别爲書薦其人朝廷反先用之自是六館之士皆知讓之爲美德也　明洗士謙明良錄畧曰陶安字主敬上待之厚既而得劉基宋濂章溢葉琛四人上問四人者何如對曰臣謀畧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及章溢葉琛上多其善讓　明丘福傳曰福爲人樸戇鷙勇每戰勝諸將爭前效鹵獲福獨後王歎曰丘將軍功朕自知之即位大封功臣第福爲首　明紀編年曰建文元年博士



黃彥清閒步於市見兩兒食棗退讓有禮坐其旁觀之食畢餘一棗幼者遜其長者長者不受推讓良久遇匄者舉以授之又見有得紗於街者輙拂其塵置之高潔處以石壓之而去彥清歎曰何風之厚也明日入朝奏之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五